岁月如歌 □

乡村月夜

♣ 石广田

雾霾散去,一轮明月挂在中天, 皎皎的月光洒满窗外。几个孩子在 楼下嬉闹,传出一阵阵欢笑,把我带 到儿时月夜的回忆里。

"月明地儿,打光棍儿,谁家的 小孩儿来玩会儿……"吃过晚饭,我 们奔出家门,聚在十字街头,大声吆 喝起来。叫喊声充满了巨大的魔 力,不管村南还是村北,村东还是村 西,一个村子的小伙伴儿都被召唤 在一起。待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呢? 听收音机吗? 大概只有特别内向的 孩子才会那样做。人到得差不多, 游戏就开始了。五六岁的孩子玩 "星星过月""老鹰捉小鸡",七八岁 的孩子玩捉迷藏,十多岁的孩子玩 "跳马鞍桥""斗鸡""鸡鸡翎砍大 刀"……有时候,大孩子也会驮着小 孩子一起玩"人马大战"。

"鸡鸡翎砍大刀"给我的印象最深 刻。一二十个人自愿分成两组,各自 手拉手组成两道人墙,隔着十多米远 一唱一和地"挑兵挑将"。

喊完唱词,开始挑人闯关。被 挑中的人站在队伍前面,低头弯腰 飞速向对方的人墙冲过去。如果冲 开人墙,就可以从冲开的地方挑一 人回到自己的队伍;如果冲不开人 墙,就留在对方的队伍中。如此往 复,直到一方剩下一个人,游戏无法 继续进行才能分出胜负。

大人们也凑着月光到十字街闲 聊,男人一堆儿,女人一堆儿。他们 一边聊,一边注意着玩耍的我们,如 果有人闹矛盾,他们就会立即上来劝 解。等我们玩累了,就围着他们求讲 故事。故事有《三国演义》《杨家将》 《岳飞传》《封神演义》等片段,也有仿 照戏曲情节改编的不知什么名目的 段子,听得多了就觉得腻歪。不过, 那个叫作"大瞎话篓"的街坊叔,讲的 都是他在大城市打工的新鲜见闻。 比如他说,他们给一家城里人做床, 那户人家很看不起他们,让他们很窝 火。做好床临收工,他就把一只床腿 锯断,再用钉子钉上。"哼,要是他们 敢在床上瞎折腾,非得掉下来……" 讲到结尾处,他"哈哈哈"地一阵得意 地狂笑,震得手里的烟头在月光里划 出一道道圆弧。母亲不让我听他讲 故事,说他净讲瞎话,还讲"骚狐话", 对小孩儿不好。

"大瞎话篓"的故事不能听,就 听那个被地雷炸瞎了双眼的街坊爷 讲鬼怪精灵。这样的故事很吓人, 却百听不厌。比如他说,有两只兔 子,一只叫"千年黑",一只叫"万年 白",都很厉害,会把人往迷路上领, 回不到家。要是遇见它们可不能 打,打一下,一只就会变成两只…… 多得数也数不清。再比如他说,野 地里的"鬼火"就是野鬼的眼睛,人 根本撵不上。他眼睛还没瞎的时 候,有一回夜里遇见了鬼火,就倒穿 着鞋去追,追上了,用脚狠劲儿一 跺,乖乖,就是一块瓦片儿。听完他 的故事,仿佛那些鬼怪精灵无处不 在,回家路上一溜小跑,眼睛也不敢 乱看,生怕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

我们就在这样的玩耍和故事里 慢慢长大。月亏盼月圆,月圆盼月 亏,直到十多岁时村里有了电视机, 月夜的村庄才慢慢变得平静起来。

如今的乡村月夜,已少有人在 意了。孩子们不再聚在一起玩各种 各样的游戏,大人们也不再聚在街 头闲聊、给孩子们讲老掉牙的故事, 人们躲在屋子里各看各的电视,各 玩各的手机,从前的一切似乎从来 没有发生过。明月皎皎,再也照不 出旧时景象……

牟山脚下觅官渡

水马龙的公路上,在官渡水官渡

那一刻,我觉得简直是走进

人与自然

马匏的隐喻

马匏在乡间常被亲昵地唤作"马 匏蛋儿",也有叫"马宝"或"马泡"的, 就像一个人有乳名,草木也有昵称, 叫起来顺口,听上去亲切。从小在乡 村长大的我一直纳闷:马匏本是田间 一株名不见经传的野草,看它的模 样、凭它的气质、论它的功效,怎么能 和驰骋千里的骏马相提并论呢?

马匏(读páo)属一年生草本植 物,就地拖秧生蔓,秧上每节有一根 卷须。叶有柄,呈心形,叶面粗糙, 有刺毛。马匏的花纹和西瓜颇有几 分相似,尚未成熟时青绿色,熟透后 微微发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淡淡 的甜香。马匏有大有小,小的和鹌鹑 蛋差不多,大的犹如核桃一般。马匏 野味十足,生命顽强,不择土质,极其 耐旱,尤以田间居多,拖着丝丝蔓蔓 的瓜秧,顶着娇小玲珑的果实,以谦 卑的姿态负重匍匐在青纱帐之中,身 影飘忽宛如一阕婉约清丽的宋词。 虽然和西瓜、冬瓜、丝瓜、倭瓜、黄瓜 等同属瓜类植物,但在瓜族的大家庭 里,卑微的马匏却没有一席之地,甚 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 障。当它的瓜类远亲躺在舒适的土 地温床上,享受着肥料清水的滋养 和人类百般的呵护时,马匏却注定 远离人间烟火,以柔弱的身躯与命 运抗争,孤苦伶仃,自生自灭。

马翰是杂草,是野瓜,农人们常 常这样说。一个杂,再带上一个野, 使马匏成为庞大瓜族中的孤儿、弃 儿。这也是自然法则的抉择。冬去 春来,蛰伏在黑暗世界里的马匏籽 粒破土而出,幼苗紧贴着地面艰难 行走,一路蜿蜒疯长成郁郁葱葱的 瓜秧,纵然秧上布满尖刺也是徒劳, 最终难逃被人类铲掉薅去的厄运。 在蓊蓊郁郁的玉米地里,马匏的身 上贴着醒目的"杂草"标签,由于左 冲右突和玉米争养分,影响农作物 生长,农人对其深恶痛绝,锄之唯恐 不尽。锄头是马匏的克星,往往是 马匏刚刚长出嫩绿的秧苗,还没来 得及感受生命阳光的灿烂,就被斩 草除根,过早地夭折了。好在马匏 有着非凡的生命力,纵然农人们企 图将其"赶尽杀绝",一次次连根拔 起,但是顽强的马匏依然"春风吹又 生",延续着生生不息的奇迹。

赤日炎炎的盛夏时节,乡村孩 童时常穿梭在蒸笼般的玉米地里给 牛割草,当随身带来的水喝完后,口 渴难忍的我们便睁大了眼睛搜寻草 丛中成熟的马匏。泛着青色的马匏 是不能吃的,味如黄连,又苦又涩, 唯有等到其褪去青涩之气表皮泛黄 之时才能吃。有时候正掂着一张镰 挥汗如雨割草时,一抬头不经意望

见前方草丛中露出了一截马匏秧 儿,遂欣喜若狂,丢下镰刀,用手掂 起布满细刺的绿秧儿,一串圆溜溜 的马匏便暴露在眼前,让人兴奋不 已。迫不及待地摘下一个颜色泛黄 的马匏,放到鼻子前闻闻,如果散发 出盈盈香气,便是熟透了。马匏紧 贴地面生长,身上不免沾染泥土。 摘下来的熟马匏,只需用手轻轻去 掉浮土,顶多也就是用衣袖擦拭几 下,便放入口中大快朵颐,一股清香 和酸甜顿时沁入肺腑。

对乡间孩童来说,成熟泛黄的 马匏是美味,而那些尚未成熟的青 涩马匏则是爱不释手的玩物。在那 个缺少玩具的年代,衣兜里鼓鼓囊 囊的马匏,足以让孩子们大呼小叫 玩上半天。青马匏的玩法很多,可 以装在弹弓上当子弹,也可以参照 弹玻璃球的游戏规则,把圆溜溜的 马匏当作琉璃蛋儿在地上弹来弹 去。马匏还经常被一些顽劣的孩童 用来制造恶作剧,即掐掉马匏的一 小块皮,用指甲剜一个小口,在同伴 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口对准他的 脸或者脖子,然后大拇指和食指用 力猛挤马匏的汁液,黏糊糊的籽粒 弄得对方满脸都是,一片狼藉。

如今想来,最经典也是最寻常的 玩法便是将马匏放在手心里揉捏着玩

最近,学者宋宗祧的新著《拨诬见

天》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拨诬见

天》是针对封建史家对女皇武则天的诬

蔑不实之词而生产的"强力去诬粉",几

乎涉及史书对武则天的所有"诬云"。

全书30万字,由著名隋唐史专家孟宪

实、王恺作序。孟宪实是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教授,曾两上央视《百家讲坛》。

孟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他(宋宗祧)

的武则天研究,总是不断地引起武则天

研究者的注意,由此引发的讨论,也是

此起彼伏。在他那些独特的思路面前,

我常常忍不住拍案叫绝……"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武则天

♣王 恺

新书架 🖳

了,越揉越软,越软越好玩。闲暇无事 的时候,孩童们把青涩的马匏放到温 暖的掌心里,两个手掌相对,一圈圈饶 有兴致地揉搓着。揉捏马匏是个功夫 活儿,必须心静有耐心,还要拿捏好力 度,掌握一定技巧。虽然青马匏皮厚 且柔韧性强,但是如果手劲过大,或者 用力不均,很容易揉破外面的一层瓜 皮,弄得满手都是黏糊糊的汁液,甚至 喷一脸的籽粒。揉搓到最后,质地坚 硬的马匏完全没有了筋骨,变得柔软 如泥手感极好,也失去了原先的青绿 之色,像是被水润湿了一般晶莹剔透, 隔着那一层薄如蝉翼带着脉络的皮 肤,体内的籽粒纤毫毕现、清晰可见。

乡村的孩童就是如此顽皮,玩到 最后也不肯放过可怜巴巴的马匏,索 性把软成一包水的几个马匏并排放 在地头坚实的田埂上,一脚猛踩上 去,随着一声细微的闷响,马匏的籽 粒连同汁水四下迸溅,而一旁的孩童 们却兴奋得大呼小叫,带着十足的快 意嬉笑着散开了。那些被跺成碎泥 的马匏,喷射出了无数籽粒,等到来 年便会有一片片的马匏从田间地头 冒出来,延续着勃勃的生机。

生命的繁衍就是如此妙不可言, 孩童们大脚一踩看似残忍的恶作剧, 却在无意中承担起了传播马匏种子的 重任,得以让马匏生生不息,满地葳蕤。

有关人士这样评价《拨诬见天》。这

是一本由理工直肠男写出的与传统史学

格格不入的书,一本揭示女皇武则天生

活和执政真相的书,当然更是一本被誉

为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为武则天正名的

厚重之作。《拨诬见天》的问世必将引起

著,更多的是像文学性的杂文,但却能做

到篇篇出新,别出心裁。整部书几乎全

是翻案的文章,但宋先生不是靠此去吸

引眼球,每篇都满怀着浓烈的情怀,篇篇

《拨诬见天》不是形式规范的史学专

强烈的反响。

都能做到有根有据。

诗路放歌 🗆

天使之歌

草原七月(国画) 吕红梅

——献给8月19日首个中国医师节 ♣ 白志霞

有一种色彩最为简单 却干净得让世上所有的斑斓瞬间黯然 有一种职业最为朴素 却让红尘所有的功利肃然起敬 荣赝人们最崇高的加冕

谁说你单调呢 你的抚慰曾燃起多少人重生的希望 你的妙手带给多少人劫难后的春天

谁说你寂寞呢 虽说没有灯红酒绿的喧嚣 每个被拯救的生命都深深地鞠躬 你沉默的荣耀胜过世上所有的光鲜

谁说你贫穷呢 手术刀上拒绝悬挂珠宝 高尚的灵魂如何会跪拜钱串 胸怀杏林春暖的情愫 笑看熙来利往 甘守素色的平凡

谁说你平凡呢 集百草治百疾医者仁心 你清韵独具 战死神救伤者胜造七级浮屠 高节彪炳人间

你是无私无畏的斗士 身着白色的战袍与病魔鏖战 你是上天派遣的使者 挥舞白色的羽翼把爱在每个角落撒遍 你是那提灯的女神 用灯影掩盖血腥的伤口和可怕的梦魇 在重新张开的眼睛里 种下天使的微笑和隆冬后的温暖

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愿奇迹与你永远相伴 你是洗却茉莉花香的天使 你是悬壶济世的英雄铅华不染 愿你三冬暖,春不寒 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 愿你坐拥天下最美的祝福 一生平安



湖畔小聚(摄影) 苗青

文化漫笔 🦳 夏日炎炎热不可耐,小扇子便有

了大用场。没有空调电扇之前,扇子 绝对是夏天的主角,无论士农工商官 宦平民,恨不得一人一把,用以驱走 酷热带来凉意,是故扇子别名又叫 "凉友"。即便是空调电扇高度普及 的今天,不少中老年人还对其情有独 钟,一扇在手随时相伴,优哉游哉。 在他们看来,扇子方便自如,带来的 不仅是自然风,而且节约能源,还能 锻炼臂膀。

扇子最早称为"五明扇",据传是 虞舜所制。晋代崔豹的《古今注·舆 服》记:"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 禅,广开视听,求人以自辅,故作五明 扇焉。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 之。"扇子起初是一种礼仪工具,后来 才慢慢地从地位和权利的象征转变 成纳凉的生活用品。扇子原由羽毛 制成,后来种类越来越多,包括羽毛 扇、芭蕉扇、蒲扇、雉扇、团扇、折扇、 绢宫扇、泥金扇、黑纸扇、檀香扇等。

历史上最出名的是诸葛亮的鹅 毛扇。人家都是"眉头一皱,计上心 来",他却是扇子一摇,便有锦囊妙 计。后人又把那些足智多谋专门给 人出谋划策的人称为"摇鹅毛扇

夏日扇趣

吴用, 乐元填于卜的刈汨温, 学目成 帐下的牛金星,洪秀全倚重的洪仁 玕等,都是此类。

当然,名声在外的还有《西游记》 里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可大可小,威力 无穷变幻莫测,让孙猴子吃了不少苦 头。最后巧施妙计,钻进铁扇公主的 肚子里,才算逼她交出了宝扇,扇灭了 八百里火焰山,开辟了取经之路。

扇子还可做兵器。《水浒》里有个 好汉叫宋清,位列一百单八将中第 76位,在石碣上的名号为"地俊星铁 扇子宋清",可是他的"铁扇子"没见 用过一次,干的活是"掌管专一排设 筵宴"。金庸武侠小说里使用"铁扇 子"的好汉倒是不少,看似潇洒飘逸, 终究不如刀剑顺手,没出过什么像样

扇子有多种,但是也不能乱用,

的"。瓦岗寨里的徐茂公,梁山上的 什么人用哪种扇子是有说头的,要 和自己身份相符才好,否则会被人 笑话。军师谋士要用鹅毛扇,摇着 摇着点子就来了。咬文嚼字的书生 文士惯用折扇,十八相送里的梁山 伯与祝英台就是一人一把折扇。躬 耕田野的乡下老农多用蒲扇,因其 价廉结实。悠悠逛逛的小巷闲人喜 用芭蕉扇,图它轻快随意,携带方 便。娇滴滴的大户贵妇小姐则专用 团扇,若扭捏得法,可徒添几分姿 色,瞧那林黛玉用扇子把小嘴一遮, 万般风情就呼之欲出了。

> 不仅如此,旧时用扇子的动作 和部位也有讲究。儒雅文人扇起扇 子来多在胸前,动作很小且文静洒 脱;武夫兵将大都性格粗爽,动作幅 度大,一般多扇腹部,即所谓"文胸 武肚"。做奶妈保姆的坐在那里,一 手抱着孩子一手扇腿肚子,怕风大

凉着孩子。当差役的仆属跟随官员 身侧,唯唯诺诺,用起扇来常是一半 扇给主人,一半带扇自己,不敢只顾 个人。不过这些官员一上朝就惨了, 皇帝身后有两个宫女打扇子,大臣们 就只能汗流浃背,盼望着早点退朝。 扇子也是诗人们的最爱,留下

不少佳句。汉代班婕妤《团扇歌》 曰:"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 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果然构思 奇妙。唐代白居易《白羽扇》曰:"素 是自然色,圆因裁制功。飒如松起 籁,飘似鹤翻空。"足见意趣清新。 宋代李石《扇子诗》曰:"冷热衰盾之 日,清和夷惠之风。天运自有常度, 世态人情不同。"显得朴实本真。 最有名的自然还是清代纳兰性德的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 扇",写人与咏扇浑然一体,至今仍 广为传诵。

现如今,平时最喜欢拿扇子的大 约有这几种人,一是说书先生;二是相 声演员,那是其演出道具;三是下棋 的;四是书画家,大概习惯使然;再就 是广场上跳扇子舞的大妈,整齐划一, "婉若游龙,翩若惊鸿",俨然闹市一 景,不无别致。

了一个迷宫,导航明明白白地说 "牟山"的最早称谓。 道:目的地到了,导航结束。可是 据史料记载,贾鲁河在秦汉 我们下车四处观望,除了一座环 岛路中间的那座曹操跃马挥剑的 雕像,什么蛛丝马迹也看不到,从 远处慕名而来寻觅官渡古战场的 桥村就是因为官渡水而得名。 我们,竟然在蓝天白云之下,在车

桥上,困惑着迷失了方向…… 怎么可能?一个投资巨大、 规模宏伟的古战场复原景观怎么 会在短时间内建立又在短时间内 的一次大博弈,他以八千精兵击 消失殆尽呢?徘徊在正午阳光下 的我,就在困惑与不解中展开了 无边的思绪,让自己瞬间穿越,回 到 2716 年前那些鼓角争鸣血雨

200年,曹操和袁绍在此处进行 官渡之战时,双方修筑了庞大高 称为"牟山",这个名字被一直沿 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 袭了下来。明朝正德十年(即公 元 1516年)的《中牟县志·山川》 中说:"牟山,在县治北五里,高十

腥风的岁月。

余丈,延数十里,上建牟山庙,县 之得名于此。"这是史籍记载的对

两朝郑州段称鸿沟亦为"浪荡 渠",至中牟就称官渡水,又东流 人至汴梁称阴沟。而今天的官渡

这场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役 就在滔滔流淌的官渡水(贾鲁河) 附近,在中牟官渡这片战略地位 重要的土地上展开了。

"官渡之战"是曹操以弱胜强 败袁绍八万人马(一说二万对十 万)。据陈寿《三国志》记载:绍 (袁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 道。公(曹操)亦于内作之,以相 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即公元 蒙盾,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彧 "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 毫关联的事物,只有那座曹操雕 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 向而不济!"公从之。曹操听从了

决战,危急关头亲率奇兵,偷袭乌 巢,烧毁袁军粮草,动摇袁军军 心,从而全歼袁绍军,成为我国战 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案例。

一代乱世枭雄曹操在胜利后 却做出了不齿于人类的滔天恶 行。他亲自下令所坑杀的降卒前 后有七万多。曹操自己给汉献帝 的奏章里也承认:"凡斩首七万余 级。"当时曹军约有二三万,袁绍 军队有十余万,袁军绝大部分被 坑杀。尽管曹操此举是为了杜绝 降军反叛,也是因为钱粮难以为 继。但是七万之众的生命就那样 在青天白日下断送了,想必天地 都为之动容,官渡水倒流。

一阵急促的鸣笛声,一辆大 货车轰隆隆驶过我的身旁,把我 思绪拉回到现实生活中。

不知时至今日,他会对当年的作 为有无点滴悔意?不过,以他宁 负天下人而不使天下人负他的人



放眼四望,除了道路和建筑, 时光的脚步,历史的回响,随着逝 书,议欲还许(许都)。彧以为: 我看不到任何与古战场有一丝一 去的日子,一点点远去了,淡忘 耸的土山,也就是这些在战争中 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 像依旧在阳光下永恒地伫立着, 复原场景之地,因鲜有人关注而 修筑的防御工事的遗存,被后人 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 策马挥剑,张扬着无尽的豪迈。 改弦易辙。旁边看门中年男人一 席话提醒了我们,美好的期望没 肯定有很多古墓才对,当年曹 能实现,变成了新建的房屋和庄 稼地。当然,数年之后,昔日的古 荀彧的建议,坚持在官渡与袁绍 生信条,恐难以产生后悔之心。 战场不能再回到先前那地肥水

美、庄稼丰收的旧时模样。因为 大自然也是一样的变幻不定,沧 海桑田,桑田沧海,又有谁能说 得准? 又有谁能左右呢?

问的确是给了他一个大难题。

年袁绍曹操两军对垒时构筑的 坚硬土丘军事工事遗址的称 谓。想当年战争极其惨烈,两 军将士的鲜血和尸体染红了牟 草木茂盛, 古树参天。清朝的 《中牟县志》中还记载说:"牟 山 …… 上建牟山庙。产麻黄 草。" 抗日战争之前,当地老百 操坑七万降将, 牟山及其周边 的土地,岂能有一处幸免?!换 言之, 古战场也就古墓场。

中牟县城及其附近的人们,都习 惯于在这一天上牟山寻春游玩。 当时,在中牟民间还广泛流传着 同伴燕子巴巴地问:那么牟 这样的民谣:"正月十六上老冢 牟山,这是后世对公元200 愉悦。据说,那时的牟山上面 有几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附近 是凸凹不平的地形, 路两边草 木繁茂, 茵陈、茅叶、野韭菜 等长得郁郁葱葱,翠绿可爱, 山的土壤,或许也堵塞了官渡 从山顶向下看,可以看到很远 香火是十分的旺盛。

以我看来,这样的春游对当 地居民来讲与其说是游玩, 不如 说是拜祭。后世民众用这样一种 的缘故,要我说哪里是大概? 活的向往。千百年来,约定俗 成,也就成了惯例。

>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有的事 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世纪 30年代,日本鬼子打到了河南,

在牟山尚未被黄河水冲毁 为了阻止日寇前进的铁蹄, 1938 不仅是人类在一代代繁衍生息, 的时候,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 年,牟山的山顶上修建了不少碉 堡和战壕,碉堡是用附近百姓家 的树木和门板筑成的。当时,牟 山已经被肆虐改道的黄河水冲毁 一半了,面积小了不少。1938年 (指牟山),上过老冢腰不痛。" 的6月9日,国民党军队奉蒋介 看着中年人那困惑的神情, 所以,正月十六这天,附近的老 石之命决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 我笑了,以他的年龄,这样的提 百姓都放下手头所有的活计,纷 堤,试图以黄河水阻挡日本侵略 纷涌到牟山,尽兴畅游,无比 者。结果,黄河水没有阻挡住日 军的步伐, 却给广大民众带来了 无尽的灾难。仅仅两天的时间, 黄河水就吞没了大半个中牟县, 大水所到之处, 田园尽没, 人畜 丧命。在巨大的洪水冲击下, 屹 立了千年的牟山也无法幸免于 水的流向,以至于后来的牟山 的地方。山上还建有牟山庙, 难,摇摇欲坠,面临着灭顶之 灾。1940年夏天,洪水不仅没 有减退之势,反而越来越大,将 牟山又冲刷了一遍。1941年,洪 水的主流转移到了县城北部,就 了,以致修建了庞大规模古战场 姓还把牟山称之为"老冢",有 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对历史的 在人们叹息着牟山将逃过一劫的 人说大概是牟山上曾经有古墓 敬畏,对逝者的追思,对和平生 时候,谁承想当年秋天,洪峰再 次涌来,牟山山脚被洪水激烈冲 刷后, 轰然倒塌, 一座大山成了 一堆黄土, 在茫茫洪水的涨落起 伏之中荡然无存了。从 此,世间再无牟山!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67655666 67655588 编办56568227 编辑中心56568179 广告部67655532 发行部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